

中华野史



中华野史

(卷四)

宋朝 卷(上)



三秦出版社



目 录

卷四、宋朝卷（上）

野 史 文 存

北梦琐言	(2670)
洛阳缙绅旧闻记	(2748)
五代史阙文	(2771)
五代春秋	(2777)
五国故事	(2783)
江南野史	(2793)
蜀梼杌	(2822)
鉴诫录	(2840)
燕翼诒谋录	(2876)
湘山野录	(2902)
续湘山野录	(2929)
玉壶清话	(2939)
闻见近录	(2984)
括异志	(2998)
东坡志林	(3037)
渑水燕谈录	(3083)
梦溪笔谈	(3134)
梦溪补笔谈	(3228)
梦溪续笔谈	(3248)
青箱杂记	(3250)
东轩笔录	(3281)
温公日记	(3335)
涑水记闻	(3352)
默记	(3460)



东斋记事	(3483)
醴泉笔录	(3508)
家世旧闻	(3526)
铁围山丛谈	(3544)



野
史
文
存



北梦琐言

〔宋〕孙光宪 撰 陈尚君再补

序

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翔杨玘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他日渚宫见元澄中允，款狎笑语，多符其说。元公谓旧族一二子弟曰：“诸贤生在长安，闻事不迨富春。此则存好问之所宏益也。”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三纪收拾筐篋，爰因公退，咸取编连。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自唐至后唐、梁、蜀、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十卷。《禹贡》云：“云土梦作义。”《传》有“攷于江南之梦”。鄙从事于荆江之北，题曰《北梦琐言》，琐细形言，大即可知也。虽非经纬之作，庶勉后进子孙，俾希仰前事，亦丝麻中菅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诮焉。

卷 一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学士从容，未尝不论前代兴亡。颇留心贡举，尝于殿柱上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或宰臣出镇，赋诗以赠之，词皆清丽。凡对宰臣言政事，即终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球、斗鸡为乐，自以能于步打，谓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进士，亦合得一状元。”野猪对曰：“或遇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优劣，即圣政可知也。

太尉李德裕幼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涉大痴耳。”吉甫归以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

宣宗舅郑光敕赐云阳、鄠县两庄，皆令免税。宰臣奏恐非宜，诏曰：“朕以光元舅，



欲优异之，初不细思，是免其赋。尔等每于匡救，必尽公忠。亲戚之间，人所难议。苟非爱我，岂尽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忧不治？有始有卒，当共守之。”寻罢。葆光子同僚尝买一庄，喜其无税，乃谓曰：“天下庄产，未有不征。”同僚以私券见拒。尔后子孙为县宰定税，求祈不暇。国舅尚尔，庶僚胡为。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游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初听政，谓宰相曰：“佛者，虽异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论，不欲过毁，以伤令德。”乃遣下诏。会昌中，灵山古迹招提弃废之地，并令复之，委长吏择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忘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为事。相国萧仿、裴坦时为常侍谏议，上疏极谏，其略云：“臣等闻玄祖之道，用慈俭为先；素王之风，以仁义是首。相沿百世，作则千年。至圣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于天竺，去彼王宫。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名归象外，理出尘中，非为帝王所能慕也。”广引无益有损之义，文多不录，文理婉顺，与韩愈元和中上《请除佛骨表》不异也。懿皇虽听览称奖，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才至京师，俄而晏驾。识者谓大丧之兆也。

唐大中年，兖州奏：“先差赴庆州行营押官郑神佐阵没，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营已前许嫁右骁雄军健李玄庆，未受财礼。阿郑知父神佐阵没，遂与李玄庆休亲，截发，往庆州北怀安镇收亡父遗骸，到兖州瑕丘县进贤乡与亡母合葬讫，便于茔内筑庐。”识者曰：“女子适边，取父遗骸合葬。烈而且孝，诚可嘉也。庐墓习于近俗，国不能禁，非也。”广引《礼经》而证之。

唐宣宗朝，日本国王子入贡，善围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王子出本国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盖玉之苍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人或过说，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师言惧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缩臂数四，竟伏不胜，回谓礼宾曰：“此第几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愿见第一手，礼宾曰：“胜第三可见第二，胜第二可见第一。”王子抚局叹曰：“小国之一不及大国之三。此夷人也，犹不可轻，况中国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简州刺史安重霸黠货无厌。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邓，能棋，其力粗贍。安辄召与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后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效而自求退？’邓生然之，以中金十铤获免，良可笑也。”

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汉文帝废丧议》、《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实，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琬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载。又睹吴郡陆龟蒙亦引啖助、赵匡为证，正与陈工部义同。葆光子同僚王公贞范精于《春秋》，有驳正元凯之谬，条绪甚多，人咸讶之。独鄙夫尝以陈、陆、啖、赵之论窃然之，非苟合也，唯义所在。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大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



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观览。”其见抑也如此。衣冠之士并皆忌之，咸曰：“有学士才，非宰臣器。”识者于其答制中见经纶之用，为时所排，比贾谊在汉文之朝不为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卫公之抑忌白少傅，举类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论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义在于斯，非抑文章也，虑其朋比而制掣也。”

相国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后，居宛叶之间。少单贫，力学，有倜傥之志。唐永贞中，擢进士第，时与同辈过政事堂。宰相谓曰：“扫厅奉候。”僧孺独出曰：“不敢。”众耸异之。元和初登制科，历省郎、中书舍人、御史、中书门下平章事、扬州、建州两镇、东都留守、左仆射。先是，撰《周秦行记》，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赐谥。后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谥曰“简”，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术比李之功勋，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记》非所宜言，德裕著论而罪之，正人览记而骇之。勿谓卫公掩贤妒善，牛相不罹大祸，亦幸而免。”

唐大中末，相国令狐绹罢相，其子湊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预拔文解及第。谏议大夫崔瑄上疏，述湊弄父权，势倾天下，以“举人文卷须十月前送纳，岂可父身尚居于枢务，男私拔其解名，干挠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门”云云，请下御史台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孤公在大中之初，倾陷李太尉，唯以附会李绅而杀吴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赂遗闾宦，殊不似德裕立功于国，自俭立身。掩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岩庙，别无所长，谏官上章可见之矣。与朱崖之终始殆难比焉。”

唐大和中，李德裕镇浙西。有刘三复者，少贫苦学，有才思。时中人赍御书至以赐德裕，德裕试其所为，谓曰：“子可为我草表，能立就或归以创之。”三复曰：“文理贵中不贵其速。”德裕以为当言。三复又请曰：“渔歌樵唱皆传公述作，愿以文集见示。”德裕出数轴与之。三复乃体而为表，德裕嘉之，因遣诣阙求试，果登第，历任台阁。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而嘶，伤其蹄则心连痛。后三复乘马过磽确之地必为缓辔，辙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门限，虑伤马蹄也。其子邺敕赐及第，登廊庙，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棹归葬洛中，报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杜郊公惊，司徒佑之孙，父曰从郁，历遗补畿令。惊尚宪宗岐阳公主，累居大镇，复居廊庙。无他才，未尝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有朝士贻书于惊曰：“公以硕大敦庞之德，生于文明之运。矢厥谏猷，出入隆显。”极言讥之，文多不录。时人号为秃角犀。凡莅藩镇，未尝断狱，系囚死而不问，宜其责之。呜呼！处高位而妨贤，享厚禄以丰已。无功于国，无德于民。富贵而终，斯又何人也！子孙不享，何莫由斯？

唐文宗皇帝谓宰相曰：“太宗得魏征采拾阙遗，弼成圣政。今我得魏谟，于疑似之间必极匡谏。虽不敢希及正观之政，庶几处无过之地。今授谟右补阙，委舍人善为之词。又问谟曰：“卿家有何图书？”谟曰：“家书悉无，唯有文贞公笏在。”文宗令进来。郑覃在侧，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浑未晓。但‘甘棠’之义，非要笏也。”



卷 二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其略云“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诸子者必斥乎经史，为圣人之贼也”云云。文多不载。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请同明经也。其二请以韩文公愈配飨太学，其略曰“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用于生前则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则万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辅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旷矣，其几乎室授者唯韩愈焉。蹴及杨墨，蹂践释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来，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贤之数列，则典礼未为备也。”日休先字逸少，后字袭美，襄阳竟陵人也。业文隐鹿门山，号醉吟先生。窃比大圣，榜未及第。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戏之曰：“子之才学甚富，如一目何？”休对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废二目。”谓不以人废言也。举子咸推伏之。官至国子博士。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文薮》十卷，《皮子》三卷，人多传之。黄寇中遇害，其子为钱尚父吴越相。

宣宗时，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己。以其子漓不解而第，为张云、刘蛻、崔瑄叠上疏疏之。宣宗优容，绹出镇维扬，上表诉之冤，其略云：“一从先帝久次中书，得臣恩者谓臣好，不得臣恩者谓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众人之口？”时以执己之短，取消于人。或云曾以故事访于温岐，对以其“事出《南华》”，且曰：“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会宣宗私行为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又李商隐，绹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隐憾之，因题厅阁，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亦怒之。官止使下员外也。江东罗隐亦受知于绹，毕竟无成，有诗《哭相国》云：“深恩无以报，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绹之遗贤也。

唐田弘正之领镇州，三军杀之而立王庭凑，即王武俊支属也。庭凑生于别墅，尝有鸬数十只朝集庭树，幕集檐下。有里人骆德播异之。及长，骍胁，善阴符鬼谷之书。历军职，得士心。曾使河阳回，在中路以酒困寝于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也。”仆者寤以告庭凑，庭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也。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龙虎气交王在今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为三军扶立为留后，归别墅而庭树婆娑，暗庇舍矣。墅西飞龙山神，庭凑往祭之。将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于庭凑。及入庙，神乃侧坐。至今面东，庙宇尚存焉。庭凑清俭公正，忠于朝廷，勤于军民，子孙世嗣为镇帅。至朱梁时，王镕封赵王，为部将张文礼灭之。

唐马植相公曾镇安南，安抚军民，怀柔蛮獠，废珠池，尚俭素。李琢后镇是邦，用法大酷，军城远出而属南蛮，六七年间，劳动兵役。咸通七年，高骈收复之。先是，荆、徐间征役拒蛮，人甚苦之。有举子闻许卒二千没于蛮乡，有诗刺曰：“南荒不择吏，致我交趾覆。联绵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斗则退，武者兵益黥。军容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得齐民疮，分为猛士禄。雄雄许昌师，忠武冠其族。去为万骑风，住为一川肉。时有践



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谁能听鼓声，不忍看金镞。念此堪泪流，悠悠颍川绿。”吟此诗有以见失于授任，为国家生事。大东之苦，斯其类乎。

安南高骈奏开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骈往视之，乃有横石隐隐然在水中，因奏请开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牵利楫，石限横津。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计。”时有诏听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广之利民至今赖以济焉。或言骈以术假雷电以开之，未知其详。葆光子尝闻闽王王审知患海畔石碣为舟楫之梗，一夜梦吴安王许以开导，乃命判官刘山甫躬往祈祭。三奠才毕，风雷勃兴。山甫凭高观焉，见海中有黄物，可长千百丈，奋跃攻击。凡三日，晴霁，见石港通畅，便于泛涉。于时录奏，赐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号此地为天威路，实神功也。

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亿赋诗三百首，人多书于屋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诗人谓之“许洞庭”。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见湜之公道也。葆光子尝有同僚示我调举时诗卷，内一句云“科松为荫花”，因讥之曰：“贾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闲地拟栽松。’吾子与贾生，春兰秋菊也。”他日赴达官牡丹宴，栏中有两松对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荫花。此侯席上于愚有得色，默不敢答，亦可知也。

王文懿公起三任节镇，扬历省寺，赠守太尉。文宗颇重之，曾为诗写于太子之笏以扬之，又画仪形于便殿，师友目之曰“当代仲尼”。虽历外镇，家无余财。知其甚贫，诏以仙韶院乐官逐月俸钱五百贯给之。起昧于理家，俸入其家，尽为仆妾所有，毫年寒馁，故加给焉。于时识者以起不能陈逊而与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为短也。葆光子曰：“士人家唯耻货殖，至于荷畚执耒，灌园鬻蔬，未有禄以代耕，岂空器而为养？安可忘甘苦不迫晨昏？今之世禄器薄，不能撙节，稍丰则饫其狗彘，少歉则困彼妻孥，而云安贫，吾无所取。唯衣与食，所谓切身。悦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国者，得不思俭而足用乎。”

卷 三

唐相国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掌武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唯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谒见，许脱衫从容。旧例礼部放榜，先禀朝廷，恐有亲属言荐。会昌三年，王相国起知举，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荐人，然奉贺今年榜中得一状元也。”起未喻其旨，复进亲吏于相门侦问，吏曰：“相公于举子中独有卢肇久接从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卢肇为状头及第。时论曰：卢虽受知于掌武，无妨主司之公道也。

唐相毕诚，吴乡人，词学器度冠于侪流。擢进士，未遂其志，尝谒一受知朝士者，



希为改名，以期亨达。此朝士讥其鏊贾之子。请改为字相国，忻然受而谢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辅。前之朝士渐悔交集也。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贫窶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餐，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入登台座，连出大镇，拜荆南节度，有诗《题曾口寺》云“曾遇阁黎饭后钟”，盖为此也。富贵后打金莲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书规之，邹平曰：“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国未偶，伶俜风尘，蹇驴无故坠井。每及朝士之门，舍逆旅之馆，多有龃齬，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后登将相。何先塞而后通也。

唐李固言生于凤翔庄墅，雅性长厚，未习参谒。始应进士举，舍于亲表柳氏京第。诸柳昆仲率多戏谑，以相国不谙人事，俾习趋揖之仪。俟其罄折，密于鸟巾上帖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相国不觉，及出，朝士见而笑之。许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号曰“貂郃”，固不能为人延誉也。相国始以所业求知谋于诸柳，诸柳与导行卷去处，先令投谒许常侍。相国果诣骑省，高阳公惭谢曰：“某官绪极闲冷，不足发君子声采。”虽然，已藏之于心。又睹鸟巾上文字，知其朴质无何。来年许公知礼闱，李相国居状头及第。是知柳氏之戏侮，足致陇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惊位极人臣，富贵无比。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其一为澧州刺史，其二贬司农卿，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舟次瞿塘，左右为骇浪所惊，呼唤不暇，渴甚，自泼汤茶吃也。镇荆州日，诸院姊妹多在渚宫寄寓，贫困尤甚，相国未尝拯济。至于节腊，一无沾遗。有乘肩舆至衙门诟骂者，亦不省问之。凡莅方镇，不理狱讼。在凤翔泊西川，系囚毕政，无轻无重，任其殍殍。人有从剑门拾得裹漆器文书，乃成都具狱案牒。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

李太师光颜以大勋康国，品位穹崇。爱女未聘，幕僚谓其必选佳婿，因从容语次，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异常，冀太师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师谢幕僚曰：“李光颜一健儿也，遭遇多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乎？某已选得一佳婿，诸贤未见。”乃召一客司小将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阶军职，厚与金帛而已。从事许当曰：“李太师建定难之勋，怀弓藏之虑。武宁保境，止务图存。而欲结援名家，非其志也。与夫必娶高国，求婚王谢，何其远哉！”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绝当时。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虑梦寐中见先灵也。食饽饽面，不过十八片。曾典绛州，于时司空图侍郎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斋。琅琊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鄙薄者号为“司徒空”。琅琊知有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声采益振。尔后为御史分司。旧相卢公携访之，乃留诗曰：“氏族司空贵，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叹途穷。”其为名德所重也如此。

唐相国刘公瞻，其先人讳景，本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笈割，因题商山驿侧泉石，荥阳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贄之。后致解荐，擢进士第，历台省。瞻相孤贫有艺，虽登科第不预急流。任大理评事日饘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餐，留所业



文数轴置在僧几。致仕刘军容玄冀游寺，见此文卷，甚奇之。怜其贫窶，厚有济恤。又知其连州人，朝无强援，谓僧曰：“某虽闲废，能为此人致宰相。”尔后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贵族浮薄者蔑视之。一旦有命征入，蒲尹张筵而祖之。浮薄幕客呼相国为尹公，曰：“归朝作何官职？”相国对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异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诰，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

唐相国李公福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当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执，唯福一人历镇使相而已。近者石晋朝赵令公莹家庭有槐枣，树婆娑异常，四远俱见。有望气者诣其邻里，问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辅者？”里叟曰：“无之。然赵令先德小字相之儿，得非此应乎？”术士曰：“王气方盛，不在身，当其子孙。”尔后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将入相，则前言果效矣。凡士之宦达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以命遇，则盛衰之气亦随人而效之。向者槐枣异常，岂非王气先集耶？不然，何荣茂挺特拔耸之如是也？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骈镇蜀日，因巡边至资中郡，舍于刺史衙。对郡山顶有开元佛寺，是夜黄昏，僧徒礼赞螺呗间作。渤海命军候悉擒械之，来晨笞背斥逐，召将吏而谓之曰：“僧徒礼念亦无罪过，但以此寺十年后当有秃丁数千作乱，我故以是厌之。”其后土人皆髡发执兵号大髡小髡，据此寺为寨，陵胁州将。果叶渤海之言。时称骈好妖术，斯亦或然之验与。

唐王中令铎重德名家，位望崇显，率由文雅，然非定乱之才。镇渚宫为都统，以御黄巢寇兵渐近。先是，赴镇以姬妾自随，其内未行，本以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中令谓从事曰：“黄巢，渐以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僚戏曰：“不如降黄巢。”公亦大笑之。洎荆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差人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辱锋刃。”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成，竟罹非命。时议曰：“黄巢过江，高太尉不能拒捍，岂王中令儒儒所能应变乎？”落都统后有诗，其要云：“敕诏已闻来阙下，檄书犹未遍军前。”亦志在其中也。

唐路侍中严，风貌之美为世所闻。镇成都日，委执政于孔目吏边咸，日以妓乐自随，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怀掷果之羞，虽卫玠、潘岳不足为比。善巾裹，蜀人见必效之。后乃翦纱巾之脚以异于众也。闾巷有袿服修容者，人必讥之曰：“尔非路侍中耶？”尝过鬻豚之肆，见侏豕者谓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移镇渚宫日，于合江亭离筵赠行云等《感恩多》词，有“离魂何处断，烟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楼也。

薛能尚书镇郢州，见举进士者必加异礼。李勋尚书先德为衙前将校，八座方为客司小子弟，亦负文藻，潜慕进修，因舍归田里。未逾岁，服麻衣，执所业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请引见。元戎曰：“此子慕善，才与不才，安可拒之？某今自见其人质清秀，复览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邮巡职牒一通与八座先德，俾罢职司闲居，恐妨令子脩进。尔后果策名第，扬历清显，出为郢州节度也。

唐郑愚尚书，广州人，雄才奥学，擢进士第，扬历清显，声称烜然。而性本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荥阳除广南节制，经过，魏公以常礼延遇。荥阳举进士时未

尝以文章及魏公门，此日于客次换麻衣，先贽所业。魏公览其卷首，寻已赏叹至三四，不觉曰：“真销得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军仪廷参，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备见之矣。”其钦服形于辞色也。或曰荥阳因醉眠，左右见一白猪。盖杜征南蛇吐之类。

唐相国韦公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除广州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京兆从容奏对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懿皇曰：“此可谓之足谷翁也。”

唐李当尚书镇南梁日，境内多有朝士庄产，子孙侨寓其间，而不肖者相效为非。前政以其各有阶缘，弗克禁止，闾巷苦之。八座严明有断，处分宽织蔑笼，召其尤者，诘其家世谱第，在朝姻亲。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无乃辱于存亡乎？今日所惩，贤亲眷闻之，必赏老夫勉旃。”遽命盛以竹笼沉于汉江。由是其儆惕息，各务戢敛也。崔珏侍御家寄荆州，二子凶恶。节度使刘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唐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内官西门军容，小心畏慎，每夜常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为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争教不作十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某亦有之，何为常执厮仆之役。”乃脱屣呈之。中尉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终为汝成之。”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卢耽相公表为西川行军司马御蛮有功，历东、西川、山南三镇节旄。《除西川制》云：“为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讥之也。历图南为西川副使，随府罢职，行鲁欲延辟之。图南素薄行鲁，闻之大笑曰：“不能翦头刺面而趋侍健儿乎。”自使院乘马不归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结束而追之。张云起居为成都少尹，常出轻言，为行鲁酖杀之。

唐崔侍中安潜崇奉释氏，鲜茹荤血。唯于刑辟常自躬亲，虽僧人犯罪未尝屈法。于厅事前虑囚必温颜恤恻以尽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语，赐以酒食，而付于法。镇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诸司，以面及茺蒻之类染作颜色，用象豚肩羊膾脍炙之属，皆逼真也，时人比于梁武。而频于宅使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而中壶预政，以玷盛德，惜哉！

唐刘舍人蜕，桐庐人。早以文学应进士举，其先德戒之曰：“任汝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吾若没后，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渔钓自娱，竟不知其所适。紫微历登华贯，出典商於，霜露之思，于是乎止。临终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礼部尚书纂即其息也，尝与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于丧祭。刘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隐逸之流，何伤菽水之礼。紫微以儒而进，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绪言，紊先王之旧制，以时之敬能便废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说，时未喻也。

大中四年，进士冯涓登第，榜中文誉最高。是岁，新罗国起楼，厚资金帛，奏请撰记，时人荣之。初除京兆府参军，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长乐公密话，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笺奏任之，戒令勿泄。长乐公拜谢辞出宅，速鞭而归于通衢。遇友人郑贲，见其喜形于色，驻马恳诘。长乐遽以恩地之辟告之，荥阳寻捧刺诣京兆门谒贺，具言得于冯先辈也。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洎制下开幕，冯不预焉。心绪忧



疑，莫知所以。廉车发日，自霸桥乘肩舆，门生咸在。长乐拜别，京兆公长揖冯曰：“勉旃。”由是器浮之誉遍于搢绅，竟不通显。中间有涉交通中贵，愈招清议，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唐咸通中，荆州有书生号唐五经者，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辈，以束脩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寮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

薛保逊，名家子，恃才与地，凡所评品，士子以之升降，时号为“浮薄相国”。夏侯孜尤恶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异之，由是不睦。内子卢氏与其良人操尚略同，因季父薛监来省，卢新妇出参。俟其去后，命水涤门闾。薛监知而大怒，经宰相疏之。保逊因谪授澧州司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出镇，魏相谩登庸，方有征拜而殁于郡。愚曾睹薛文数幅，其一云：“钱交亲于灞上，止逆旅氏，见数物象人。诘之，口辄动，皆云江淮岭表州县官也。呜呼，天之生民，为此辈笞撻。”又《观优》云：“绯胡折窄。莽转而出。众人皆笑，唯保逊不会。”其轻物皆此类也。卢虔灌罢夔州，以其为姊妹夫，径至澧州慰省，回至邮亭，回望而笑曰：“岂意薛保逊一旦接军事李判官，打《杨柳枝》乎！”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涤器之风也。陈会郎中家以当炉为业，为不扫街，官吏殴之。其母甚贤，勉以修进，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糗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赍致。郎中业八韵，唯《螳螂赋》大行。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逡巡贺登第，乃圣善奖训之力也。后为白中令子婿，西川副使，连典彭、汉两郡而终。

唐刘仆射崇龟以清俭自居，甚招物论。尝召同列餐苦菜饼，朝士有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头曰：“泼生吃了也。”朝士闻而哂之。及镇番禺，效吴隐之为人。京国亲知贫乏者顾俟濡救，但画荔枝图，自作赋以遗之。后薨于岭表。扶护灵柩经渚宫，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时人讥之。

唐赵大夫崇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濛、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每遇转官，旧例各举一人自代，亚台未尝举人，云：“朝中无可代己也。”世亦以此少之。梁相张策尝为僧，返俗应举。亚台鄙之。或曰：“刘轲、蔡京得非僧乎？”亚台曰：“刘、蔡辈虽作僧，未为人知，翻然贡艺，有何不可？张策衣冠子弟，无故出家，不能参禅访道，抗迹尘外，乃于御帘前进诗，希望恩泽。如此行止，岂掩人口。某十度知举，十度斥之。”清河公乃东依梁主而求际会，盖为天水拒弃，竟为梁相也。

卷 四

唐襄州赵康凝令公世勋嗣袭，人质甚伟，酷好修容，前后垂镜以整冠栉，往往以家讳刑人。相国崔公胤出镇湖南，由峴首。赵令逢迎开宴，崔相从容而规之曰：“闻令公以文字刑人，甚无谓也。闻名心矍，但有颦蹙，岂可笞责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红拂子于乌巾上拂之，相国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僚俯首而已。天水其后汉南失守，已而奔吴，路由



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主座逊之，遽尸其位。其不识去就，皆此类也，竟罹祸于淮甸宜乎。

唐薛尚书能以文章自负，累出戎镇，常郁郁叹息。因有诗谢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与真抛却，赖有诗名合得尝。”意以节将为粗官也。镇许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囊鞬参诸幕客，幕客怪惊，八座曰：“俾渠消灾。”时人以为轻薄也。盖不得本分官，矫此以见志，非轻薄乎？

唐相国孙公偓宽裕通简，不事矫异，常语于亲友曰：“凡人许己，务在得中。但士行无亏，不必太苦。以我之长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浊，幸勿为之。”后谪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怀戚戚。每对客座，而厮仆辈纷诟殴曳，仆于面前。相国凝然似无所睹，谓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挠矣。”其性度皆此类也。相国曾乘輶至蜀，诣杜光庭先生受箓，乃曰：“尝遇至人，话及时事，每有高栖之约。”尔后虽登台辅，竟出官于南岳，有诗《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国信难遇，楚乡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师举效浮丘。他日相逢处，多应在十洲。”唐末朝达罹谷水白马驿之祸，唯相国获免焉。

唐柳大夫毗直清重德，中外惮之。谪授泸州郡守，先诣东川庭参，具囊鞬，元戎顾相彦朗坚却之。亚台曰：“朝廷本用见责，此乃军府旧仪。”顾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磨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执所业谒见，亚台奖饰甚勤。甥侄从行以为牟子卷轴不消见遇，亚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崛起。斯乃押衙之子，独能慕善，苟不诱进，渠即退志。以吾称之，人必荣之。由此灭三五员草贼，不亦善乎。”子弟窃笑而服之。

唐末朝廷围太原不克，以宰相张浚为都统，华帅韩建为副使。泽潞孙揆尚书以本道兵会伐，军容使杨复恭与张相不叶，逗挠其师，因而自溃，由是贬张相为綉州牧。孙尚书为太原所执，诟骂元戎李公克用以狗猪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锯解，虽加苦楚而锯齿不行。八座乃谓曰：“死狗猪！解人须用板夹，然后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锯。方行未绝间，骂声不歇。何乃壮而不怖！斯则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刘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骁暴之声，天下咸闻焉。蜀先生坐其惨酷而诛之，受戮日，章皇万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孙帅何勇怯之不侔也。

唐崔相国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华经》僧为门徒。或有术士言相国面上气色有贵子。问其妊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间皆无所见。相国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术士，曰：“果在此也。”及载诞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缙郎。年七岁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请见，乃掌其颊谓曰：“既爱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荤血，即相国胤也。崔事一说云是终南山僧，两存之。

唐朱崖李太尉与同列款曲，或有征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见未闻言、新书策。”崔魏公铉好食新悤头，以为珍美。从事开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悤头也。杜翃公每早食馈饭乾脯。崔侍中安潜好看斗牛。虽各有所美而非近利，与夫牙筹金埒、钱癖谷堆不亦远乎。

唐毕相诚家本寒微，其渭阳为太湖县伍伯。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官。累遭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特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此狼籍，津送入



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人也，岂有外甥为宰相耶？”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欲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传，素与其从弟凝绩曾宰蜀州唐兴县，郎吏有杨会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为杨会除长马以酬之。杨会曰：“某之吏役，远近皆知。忝冒为官，宁掩人口？岂可将数千家供待而博一虚名长马乎？”虽强假军职除授检校官，竟不舍县役，亦毕舅之次也。

唐杨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陈休复每到州，多止于紫极宫。弘农甚思一见，而颍川辄便他适，乃谓道士曰：“此度更来，便须申报。”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将拥旆而至。方遂披揖，弘农曰：“向风久矣，幸获祇奉，敢以将来禄算为请，勿迓造次。”颍川呼人为卿，乃谓州牧曰：“卿三为刺史，了更无言。”州牧不悻，以其曾典两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见任为终焉之所。尔后秩满无恙，不喻其言。无何，又授此州，亦终考限，罢后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殁于是邦。《三为刺史》之说果在于此乎。杨公季弟玘为愚话之。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不允。尔后崔公移镇。川，敬瑄与杨师立、牛勗、罗元杲以打球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旄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青城县弥勒会妖人窥此声势，乃伪作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谋幸蜀。先以陈公走马赴任。乃树一魁妖，共翼佐之。军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驿，有指挥索白马四匹，察事者觉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间而真陈仆射亦连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颍川俾隐而诛之。识者曰：“陈仆射由阉官之力，无涓尘之效。盗处方镇，始为妖物所凭，终以自贻诛灭，非不幸也。”

唐李相磻高才奥学，冠绝群彦，为朋党所排，洎登严廊，似涉由径。虽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刘舍人崇鲁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祢，条上其事，具表论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贿饮鸩，乃作《鸚鵡杯赋》，丑词讪切，人为寒心。朝士有识者阅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云倒策侧龟于君前有诛，彭城子何所逃刑。”时以为然。

唐蔡京尚书为天德军使，衙前小将顾彦朗、彦晖知使宅市买，八座有知人之鉴。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备酒饌于山亭，召二顾赐宴。八座俄亦即席，约令勿起。二顾惶惑，莫喻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爱，他年愿以子孙相依。”因迁其职级。洎黄寇犯阙，顾彦朗领本军同立收复功，作东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请叔向为节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军府大事皆谘谋焉。大顾薨，其弟彦晖嗣之，亦至使相。

唐陆相扈举进士，属僖宗再幸梁洋，随驾至行在。于时奔避劳止，又时当六月，而相国策名。尔后在翰林，暑月苦于蒸溽，同列戏之曰：“今日好造膀胱。”以其进取非时也。然相国文才重德，名冠一时，朝中陆氏三人，号曰“三陆”，即相国洎希声及威三人也。

卢相光启先人伏刑，尔后弟兄修饰赴举，因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进取多涂。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皆此类也。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浚。清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楷法于范阳公尔。其族弟



汝弼尝为张相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离，自朱邪之版荡。”自谓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笔也。”俊迈亦有族昆之风。

唐吴融侍郎策名后曾依相国太尉韦公昭度，以文笔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称旨。吴乃祈掌武亲密俾达其诚，且曰：“某幸得齿在宾次，唯以文字受眷。虽愧荒拙，敢不著力。未闻愜当，反甚忧惧。”掌武笑曰：“吴校书诚是艺士，每有见请，自是吴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惬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于江陵，为僧贯休撰诗序，以“唐来唯元白休师而已，”又《祭陆龟蒙文》即云“海内文章止鲁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时不免识者所讥。

唐荆州衣冠藪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余知古、关图、常修皆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科。关即衙前将校之子也，及第归乡，都押已下为其张筵，乃指盘上酱瓿戏老校曰：“要校卒为者。”其人以醋樽进之曰：“此亦校卒为者也。”席人大噱。关图妻即常修妹，才思妇也，有祭夫文行于世。

唐荆州成令公洎领蔡州军戍江陵，为节度使，张璠谋害之，遂弃本都，奔于秭归。一夜为巨蛇绕身，几至于殒，乃曰：“苟有所负，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尔后招辑户口，训练士卒，沿流而镇渚宫。寻授节旄，抚绥凋残，励精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万户。勤王奉国，通商务农，有足称焉。朝廷号北韩南郭。有孔目官贺隐者，亦返俗僧也，端贞俭约，始为腹心，凡有阙政，赖其规赞。自贺隐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骋辩陵人，又多矜伐，为识者所鄙。妇翁竺知章乃饼匠也，言多不逊。又元子微过，皆手刃之，竟无系嗣。楼船之役，幕僚结舌，终致鄂渚之败，惜哉！

唐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张相国浚白身未有名第，时在河中永乐庄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亲狎。一日，张在村路前行，后有唤“张三十四郎，驾前待尔破贼”，回顾乃是此道人。相国曰：“某一布衣耳，何阶缘而能破贼乎？”道人勉其入蜀，适遇相国圣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遗两粒丹，曰：“服此可十年无恙。”相国得药奉亲，所疾痊愈，后历登台辅。道者亦不复见。破贼之说何其验哉。

唐薛澄州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好唱《浣溪纱》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临歧献规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尔后请不弄笏与唱《浣溪纱》，即某幸也。”时人谓之至言。有小吏常学其行步揖逊，公知之，乃召谓曰：“试于庭前学得似则恕尔罪。”于是下帘拥姬妾而观，小吏安详傲然，举动酷似。笑而舍之。

路侍中岩在西蜀，尝夏日纳凉于球场厅中，使院小吏罗九皋巾裹步履，有似裴条郎中。大韶遥见，促召衫带，逼视方知其非，因答之。

唐张策早为僧，败道归俗，后为梁相。先在华山云台观修业，观侧有庄，其弟簾亦轻易道教，因脱袈服挂于天尊臂上云：“借此公为我掌之。”须臾，精神恍惚，似遭殴击，痛叫狼狽，或顿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状，归至别业而卒。斯人也，必党于释氏而轻侮道尊，人之无礼，自贻阴殒，非不幸也，与嘉州崔使君开尹真君石函事同。李载仁郎中目睹，为愚话之。